

# 西行书简

## 摘要:

郑振铎(1898~1958),我国著名作家、文学史家、藏书家、文物学家。笔名西谛,福建长乐人。曾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。1923年后主编《小说月报》。1931年起历任燕京大学、暨南大学等校教授,致力学术研究,主编《文学季刊》《世界文库》。1945年后参与主编《文艺复兴》《民主》周刊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历任第一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、文化部副部长、国家文物局局长等职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取火者的逮捕》以及《图本中国文学史》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等;编有《中国版画史图录》《中国古本戏曲丛刊》等。1934年七、八月间,应平绥铁路局局长沈昌的邀请,郑振铎与冰心、吴文藻、顾颉刚、雷洁琼等一行八人沿平绥路进行访问参观。郑振铎于沿途写了十几封信给“君箴”,记述其一路之观感,后集成《西行书简》由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六年(1937)六月出版。本文摘录时有删节。

## 归绥的四“召”

这次是直接挂车到绥远的,中途并不停顿。所要游览的鸡鸣山及居庸关,都只好待之归来的时候了。八月八日八时许由清华园开车,九日十时十分到绥远城。沿途无可述者,惟经过白塔车站时,可望见白塔巍然屹立。此塔为辽金时所建,中藏《华严经》万卷。清初尚可登览,张鹏翮《漠北日记》云:“七级,高二十丈,莲花为台砌,人物斗拱,较中国天宁寺塔更巍然。内藏篆书《华严经》万卷,拾级而上,可以登顶。嵌金世宗时阅经人姓名,俱汉字。”今则塔已颓败,不可登。《华严经》殆也已散失,无存的了。

近午,到城南古丰轩吃饭,闻此轩已历时二百余年;有烙甜馅饼的大铁锅,重至八百余斤。下午,将行装搬下车,到绥远公医院暂住。傅作义氏来谈得很久。他就住在邻宅。

十日,上午八时,乘车到城内各“召”游览。

锡拉图召(一作舍利图召)在城南,为绥远城内最整洁的一庙。听说,财产最多,尚可养活不少喇嘛,故不出现颓败的样子。还有一座庙,在招河附近,是这里的大喇

嘛夏天的避暑所在。

此召,寺额名“延寿寺”。大殿分前后二部。前部完全是西藏式的“经堂”,为喇嘛们诵经的地方,柱八(应为柱子八根之意——编者注),皆方形,朱红色,又有围楼。堂的正中,有大座椅,是活佛讲经处。今日尚有破碎的“哈达”不少方抛在那里。三壁都画着壁画,除特殊的藏佛数像外,余皆和内地的壁画不殊,大体皆画释迦佛的生平。

后部是“佛堂”,供着五尊佛。三壁都是藏经的高柜。

殿后有楼,似为从前藏经的地方。但现在是空着,正中供观音,东边供关羽。

我问看庙的人说,这庙什么时候造的?说是明朝。

我也很疑心是明代的古庙。“经堂”的一部却是后来添造的。它和后半部的建筑是那样的不调和。

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式样的汉藏合璧的建筑。

十时,到小召,即崇福寺,蒙古语巴甲召。“巴甲”就是“小”的意思。规模很宏伟,并不小。清圣祖西征时,曾驻蹕在此“召”。今有纪功碑在着。

碑云:“城南旧有古刹,喇嘛拖音茸而新之,奏请寺额,因赐名崇福寺。”经堂及

佛殿的结构,和锡拉图召相同。此“召”原由古刹改造,可证实我的“经堂”为后来新增的一说。

经堂的柱,圆形,亦作朱红色,亦有楼围绕之。

寺甚颓败。盖布施日少,喇嘛不能生活,都去而他之。

寺内藏有圣祖的甲胄一副,也是他西征时留置在寺里的。

寺门口有小学校一所,额悬“归绥县第二代用小学校”,书声琅琅。我们进去参观,教师不在校,学生数十人,所读皆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四书》《左传》等老书。但墙上贴着他们的窗课,除了五七言诗之外,大体都是应用的文字,像“家书”“合同”等等。这当是很有用处的练习。这些“私塾”,其作用大约全在于此。

次到“五塔召”,即慈灯寺,在小召东南。颓败更甚。大殿无甚可观,一般人所要参观的,都是那所谓“五塔”的。塔基,围十丈,上有五塔,皆建以炼砖。花纹雕刻极纤美。我们由黑漆漆的洞中走了上去,可望见后街的平康里。砖上尚附有金彩,但大部分则均已剥落。寺建于雍正五年(1727),故亦名新寺。

次到“大召”,额题“古无量寺”,周围占地四亩余。门口又悬“九边第一泉”额。泉在寺前百余步,今名玉泉井。寺的收入极少,故将前殿租给了商贩,辟作共和市场,大类北平的隆福寺、苏州的玄妙观。

大殿里的菩萨立像,都是细腰的,甚类大同的辽代之作,其制作或在元明间吧。大佛像后,有铜制的小喜欢佛一尊,视为神秘,须执灯去看。像为喜欢佛,足踏一牛,牛下则为一女。

这所庙宇,经堂和佛殿的不融合的痕迹分得最清楚,“经堂”极显明的,可见出其为后建的。佛殿的前檐,有一半是成了经堂的屋顶,被挤塞在那里,怪不调和的。后面的阁楼,也出租于商人们。

这时,已经十二时多了,赶快上了汽车,赴阎伟氏的召宴。

下午三时,到民政厅,观西太后出生处。今有亭,名懿览。四围花木甚多,较政府为胜。

次到第一师范,观公主府。府虽改为学校,遗物及匾额有存者。康熙写的,有“静宜堂”一额;公主自写的,有“静定长春”一额。西边有一小屋,中尚存公主的神牌,上书“公主千岁千千岁”,及佛幡佛经等。闻佛经即为公主生时所诵念的。公主为圣祖的姑母,康熙间下嫁给额駙策伦敦笃。土人称她为黑蚌公主。关于她的传说很多。她的后人尚多,到现在,每年还派人来祭供一次。

归时,灯火已零星的闪烁着。

睡得很早,明天一早,便要动身到百灵庙。①

文/郑振铎



《西行书简》 郑振铎著 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(1937)出版